

《外国文学》编写组 编

外国文学

〈二〉

外 人 子

(二)

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录

十八、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概述.....	(379)
十九、拜伦和《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403)
二十、雨果的《悲惨世界》.....	(427)
二十一、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	(445)
二十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460)
二十三、斯汤达的《红与黑》.....	(491)
二十四、巴尔扎克和《高老头》.....	(514)
二十五、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545)
二十六、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562)
二十七、果戈里的《死魂灵》.....	(579)
二十八、狄更斯的《双城记》.....	(593)
二十九、惠特曼的《草叶集》.....	(611)
三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629)
三十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646)
三十二、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	(671)
三十三、安徒生的童话.....	(688)
三十四、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705)
三十五、莫泊桑的《羊脂球》.....	(717)
三十六、左拉的《萌芽》.....	(732)
三十七、马克·吐温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749)

十八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概述

“浪漫主义”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创作方法，是古已有之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则鼎盛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这种文学思潮，不仅在当时直接影响到科学与艺术的许多部门，在其后的长时期内还对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世界文学史上，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一、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是资本主义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取得初步胜利并为建立资产阶级秩序而与反动贵族阶级进行斗争、南欧和东欧等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这次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余年的封建制度，摧毁了封建的经济基础，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②

法国资产阶级依靠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战胜了封建阶级之后，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大资产阶级所攫取。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热月政变”，建立了反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督政府。大资产阶级的倒行逆施，导致了复辟势力的猖獗活动，也引起了国外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扑。在面临着封建复辟的危险的情况下，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雾月十八日）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并于一八〇四年宣布成立帝国。从督政府建立到拿破仑帝国覆灭的二十年间，为了扩张势力、掠夺财富、争夺工商业霸权，法国与英、奥、俄、土、普等国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息。在国内，战争使一部分资产者大发横财，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苛捐“血税”（征兵）之苦，在国外，虽然冲击了半封建的德国和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封建势力，促使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也给各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倾覆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大批逃亡贵族纷纷返国，全欧洲的贵族、僧侣和专制的反动势力又立即猖獗起来。一八一五年在俄皇亚历山大倡议下，俄、普、奥三国统治者缔结所谓“神圣同盟”，即欧洲君主的反动同盟。其目的在于扑灭革命运动，维护各国的君主政体。从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这段期间，是欧洲一个极其黑暗、反动的时期，直到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

法国革命以来的现实，使得除掌权的大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各阶层都对这个革命产生了失望情绪。正如恩格斯所说：“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

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③

就在这些年间，随着资本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大国不断地发展，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长，劳资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自发的工人运动相应发生。英国政府一八〇〇年颁布“防止工人非法组合条例”，禁止工人建立任何组织。但工人们冲破禁令，成立了许多“非法的”职工会。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捣毁机器运动，即著名的“路德运动”。一八一三年国会通过法令，对捣毁机器者处以死刑，路德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不久在新的工商业危机的影响下，一八一六年，工人运动又重新爆发。一八一九年英国政府血腥镇压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集会示威的群众，造成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的流血大惨案。但是，当时欧洲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还只处于初级阶段。

与此同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一八〇九至一八二〇年间，意大利“烧炭党”人为求得民族解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多次起义。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西班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希腊，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九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土耳其统治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俄国，一八二五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反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这些革命斗争，给了欧洲反动势力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启蒙主义”。在督政府和帝国时期，反动贵族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复辟，便大肆宣扬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用以攻击启蒙主义者的“理性的哲学”。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迈斯特（1753—1821）、德国的费希特（1762—1814）、英国的卡莱尔（1795—1881）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又促使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探索新的理论，于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便在十九世纪初期产生。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英国的欧文（1771—1858）、葛德文（1756—1836）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实质上都是启蒙理论的信奉者，具有启蒙主义者的幻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梦想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但却只是一种空想性的计划。他们要保护深受苦难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却并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这一“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④

总之，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封建秩序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加剧；和各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现实，使社会上各阶层对启蒙运动号召建立的“理性王国”感到失望。于是各种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纷纷出现。其中对全欧有重大影响的是机械唯物论，历史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在上述社会基础及思想基础上，便形成风靡一时，以不满现实追求理想为特点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

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与流派

“浪漫主义”这个术语来源于中世纪一个法国名词“传奇”。在法文、英文和德文中，“浪漫的”这个词被先后注入了“传奇般的”、“仁慈的感情”、“忧郁的思念”、“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过去的缅怀”等等含义。直到一七九八至一八〇〇年间，德国的弗列德里希·徐莱格尔第一次用“浪漫主义”标名，与当时古典主义文学相对立的一种文学。徐莱格尔对浪漫主义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凡是用幻想的形式描绘情感的内容的作品就是浪漫主义的”。此后，不少人又对浪漫主义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然而，没有一种是在文学史上得到公认的确切的结论。

从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来看，浪漫主义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对古典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于资产阶级借助王权，曲折地与封建贵族斗争之中，因而它在十七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到了十八世纪，随着专制王权的日趋反动，古典主义文学的进步性逐渐消失，成为封建宫廷的御用工具。具体表现为它强调尊重权威，坚持反映宫廷贵族生活，以王公贵族为作品主人公，要求遵守法则、摹仿古典、死守“三一律”，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学进一步的发展。启蒙运动作家对古典主义作品的思想内容，贵族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以“三一律”为核心的艺术法则都曾加以批判。如狄德罗谴责“三一律”导致艺术上墨守成规；伏尔泰批评古典主义束缚创作，逐字逐句学步古人是一个可笑的错误。但是，启蒙主义者的开明君主理想等观点和古典主义是一模一样的，因而不可能摧毁古典主

义，这个任务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由浪漫主义来完成的。浪漫主义文学否定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以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像、离奇的情节、超凡的人物和新的文学样式，博得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欢迎，逐步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一方面排斥古典主义的教条理论，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十八世纪后期的感伤主义诗歌和哥德式小说的影响。这就使它在文学传统的继承上也具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因素。

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潮流，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把浪漫主义文学分成了两个对立的流派。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触发了全欧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各国资阶级在政治上迅速分化，于是引起带着资产阶级属性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发生分化。随着大资产阶级、新贵族等上层阶层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反映这些阶层和旧贵族，中、小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感情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渐显示出反动的倾向，成为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至于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时在政治上还具有较大的革命性，反映它的思想感情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显示出较强的进步倾向，还保持蓬勃的朝气，成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高尔基指出：“在浪漫主义里面，我们也必须分别清楚两个极端不同的倾向：一个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则是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相妥协，或者就使人逃避现实，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无益的深渊中去，堕入‘人生的命运之谜’，爱与死等思想里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人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⑤高尔基所说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

漫主义，在有的文学史中又称做进步浪漫主义和反动浪漫主义。

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作为同一个文学潮流中的两个不同的流派，它们之间既有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一面，又有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一面。以雪莱和华滋华斯为例，一个是卓越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一个是著名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典型。一个大力鼓吹革命，一个却极其厌恶革命，政治态度迥然不同。雪莱曾撰写论文批判华滋华斯等人的错误观点，然而他在诗歌创作上又曾向华滋华斯学习，并在早期作品中明显地受其影响。积极浪漫主义者的雨果，也曾以消极浪漫主义者的夏朵布里昂为师。此外，如德国的夏米索、英国的济慈等人，他们的创作就交织着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两种成分。事实证明，代表进步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积极浪漫主义者与代表封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消极浪漫主义者之间，固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也决不会缺乏共同的语言。因此，不能在两者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毕竟同属一个文学思潮，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个特征是富于幻想性。由于对现实强烈地不满，与现实格格不入，便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用幻想中的世界来对现实进行批判。积极浪漫主义者不满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的现实，而与当时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深切联系，他们要求进一步革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就实质来说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或者空想的社会主义。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就是这样，消极浪漫主义者敌视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思想，惧怕民

族解放运动；他们不满现状，有的企图倒转历史车轮，恢复被他们理想化了的宗法式社会，有的则逃避现实，耽于幻想，陶醉于自然界中，甚至钻进神秘主义的迷雾里；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样的作品可以举出德国路德维希·梯克的《弗兰茨·希特巴尔德的漫游记》作为代表。它以中世纪的城市为背景，把中世纪德国手工业城市的生活理想化，以此与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现代生活相对立。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二个特征是鲜明的个人色彩。由于浪漫主义作家大半处于与社会矛盾对立的地位，所以他们强调表现个人的思想和生活，流行自传式的写法；肯定个人对社会的反抗，追求个性的绝对自由。积极浪漫主义者常常把非凡的英雄或天才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歌颂他们反抗暴政、嫉恶如仇、与社会对立的叛逆性格。从这类人物身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但他们归根结蒂还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便具有这样的特点。消极浪漫主义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个人主义者，不过他们往往是思想保守、忧郁厌世、自我陶醉、消极悲观的。夏朵布里昂的《阿达那》（1801）可以作为这类作品的典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虽然也有过热烈的爱情和对个人幸福的渴望，但最终却对“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悲惨地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强烈的抒情性。这是在与压制感情、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浪漫主义者把抒情因素看作文学创作中压倒一切、支配一切的因素。而浪漫主义作家经常采用的文学样式是抒情诗，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也在抒情诗方面；即使是叙事诗、戏剧和小

说，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性。积极浪漫主义者喜欢用独特的、瑰丽多采的、气势磅礴的语言，表达蓬勃奔放的感情。消极浪漫主义者往往用晦涩的、神秘的、难以捉摸的语言，或者完全相反，用极其“简单”的语言，表现感伤颓废的情调。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四个特征是富于地方特色。这与浪漫主义者特别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分不开。民间文学想象丰富、感情深挚、表达方式自由、语言通俗，与浪漫主义文学十分合拍。浪漫主义文学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了不同民族的独特的主题和形式，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例如司各特的《威佛利》就以强烈的苏格兰色彩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被摒弃于文学领域之外的许多民族语言（如爱尔兰语、威尔斯语、捷克语、匈牙利语等）纷纷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了复活，这也增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地方特色。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经常从民间创作中吸取养料，写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于地方特色的作品。消极浪漫主义者或只是摹仿其形式，或欣赏和利用其中的消极、落后成分，甚至企图追踪中世纪民间创作回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去。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五个特征是对大自然的赞美。浪漫主义者继承卢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口号，把大自然作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把大自然的“美”和现实生活的“丑”相对比。对自然风光的出色描绘，常常给浪漫主义作品带来瑰丽色彩和异域情调。在积极浪漫主义作者笔下，通过赞美大自然，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污浊，抒发对自由的热望。在消极浪漫主义者那里，“回到自然”则意味着反对工业进步和逃避现实。

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在欧洲各国中，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最先出现于德国。马克思曾说这是对于“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⑥

德国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还停留在封建的、分裂的、经济落后的状态。资产阶级分散在各小国、软弱无力，无法与贵族相抗衡。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波及到德国，引起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学生运动，结果遭到贵族阶级残酷的镇压。德国的封建贵族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反动力量串通勾结，并使德国成为了当时欧洲反对法国革命的中心。相应的，在思想领域内，德国的各派唯心主义哲学十分盛行。

由于上述政治、经济情况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流是消极的。德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作为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抵制和反对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在文艺作品中宣扬宗教观念，打着“复兴德国民族精神”的旗号，力图维护宗法传统、巩固封建制度。其主要人物有奥古斯特·徐莱格尔(1767—1845)弗列德里希·徐莱格尔(1772—1829)兄弟、诺伐里斯(1772—1801)、梯克(1773—1853)、以及霍夫曼(1776—1822)等。

徐莱格尔兄弟是他们当中的理论家。在奥·徐莱格尔写的《在柏林关于文学艺术的讲义》和弗·徐莱格尔写的《断片》里，阐明了消极浪漫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们扬言只有浪漫主义的诗才是“无限的和自由的”，因为“诗人的任凭兴之所至是自己的基本规律，诗人不应当受任何规律的约束”。⑦他们公然鼓吹文艺与宗教的结合，声称“如果上帝与自然是

一体，如果诗歌是由于诗人与上帝和谐一致的自然力量，那么诗人就是人类的领导人——也是上帝所托命的人。”显然这种从唯心主义哲学派生出来的理论，是企图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的宗教幻境中去。

霍夫曼的著名代表作是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他厌恶德国社会生活的庸俗和狭隘，在作品中对此有一定的揭露和讽刺。但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使他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在自己臆造的幻想世界里去求得自由，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带上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别林斯基在谈到这批浪漫主义者时，曾经正确地指出，他们“用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忙着要在新世界里恢复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与上述人物有所区别的童话作家雅·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诗人兼小说家夏米索（1781—1838），他们虽然也受到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作品中具有明显的积极因素。夏米索的童话体小说《彼得·史勒密奇遇记》虽然在形式上有神秘色彩，但并没有把读者引向脱离现实的幻境中去。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揭露，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

由于德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势力特别强大，所以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对立是很晚才出现的。

真正称得上德国第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是享利希·海涅（1797—1856）。他开始诗歌创作时曾受到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政治观点却与他们截然不同。他在一八二〇年写的《论浪漫派》里说，德国的文艺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不应该是

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小姐”。后两个比喻就是指的脱离现实、缺乏生活气息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品。此后他不断地通过论文和文学作品，对德国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进行尖锐的批判，揭露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所起的反作用。在与消极浪漫主义的斗争中，他别开新面，独树一帜，成为德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后来，随着思想中革命民主主义因素的增长，在文学创作上，海涅转到了现实主义。

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极深刻的变革，乡村地主、小自耕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完全被扫荡了，只有贵族地主还存在着。当法国革命爆发时，英国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反对封建贵族斗争的需要，对它是同情和支持的。但是，雅各宾党的专政却使英国资产阶级大为恐惧，从而站到了法国革命的对立面。这时，英国的封建贵族和在工业革命中被摧毁了的阶级，都纷纷与资产阶级一道聚集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旗下。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受到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产生了英国的消极浪漫主义文学。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43）和骚塞（1774—1843）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起初都对法国革命表示过热忱的欢迎，并在早期的诗歌里歌颂过这个革命，但后来被雅各宾党人的暴力专政吓破了胆，加之英国政府领导欧洲反动联盟去镇压法国革命，他们便很快地背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倒向反动政府一边。一八〇〇年华兹华斯为他与柯勒律治共同出版的诗集《抒情歌谣集》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被视为英国

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他们反对启蒙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主张，憎恶近代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敦劝人们逃避现实，返回自然，恢复封建的宗法制度。他们别有用心地颂扬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安分守己，宣扬只有儿童和“单纯”的人才最接近自然，才有可能理解自然的奥秘，因此这种人应当成为诗歌描写的对象。华兹华斯在《序言》中说：“我通常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感情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⑧这种理论的实质，就在于鼓吹人类社会的倒退。华兹华斯的主要作品是晚年所写的一部十三卷的自传体长诗《序曲》，叙述了他自己精神发展的过程。柯勒律治的作品有《克丽斯塔贝尔》和《老船夫咏》，诗中充满着神秘怪异的色彩。骚塞与柯勒律治合写过剧本《罗伯斯庇尔的倾覆》，此外还有许多诗歌，他曾公开表示他的使命就是为“神圣同盟”服务，这使他成为了欧洲反动势力的一名卑顺的奴才。

随着产业革命后英国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和欧洲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英国产生了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它活跃于“神圣同盟”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与消极浪漫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反映了西欧进步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倾向，成为十九世纪前三十年英国文学的主流。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和济慈（1795—1821），司各特（1771—1832）是这一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乔治·戈登·拜伦是英国积极浪漫主义杰出的诗人和勇敢的战士。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懒散的时刻》便受到消极

浪漫主义者的围攻。他满腔愤怒地写了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作答，从此展开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写了《审判的幻景》（1822），对“桂冠诗人”骚塞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在长篇诗体小说《唐·璜》（1818—1823）中又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隐居湖畔而不见海洋的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为反动统治阶级忠心效劳的反动本质。

波西·比希·雪莱是文学史上与拜伦齐名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恩格斯曾指出：“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⑨

雪莱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地主家庭，祖父和父亲在政治上都是顽固的保守派。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自由阅读，不满贵族学校对思想的控制。一八一〇年入牛津大学学习，精心研读法国启蒙作家的著作，并受到葛德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次年，他因写了题为《无神论的必要》的小册子，被学校视为“不稳分子”而开除，他父亲也因此断绝了给他的经济资助，使他只得自谋生计。一八一三年雪莱写了第一篇长诗《麦布女王》，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一八一六年他与拜伦在瑞士会面，建立了友谊。长诗《伊斯兰的叛变》（又名《莱翁与西丝娜》）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成熟。他在诗的序言中说：“我的目的是要在读者胸中燃起对自由和正义的高贵热情，对美好事物的信心和希望，这是任何暴力或歪曲或偏见所不能全然从人类中扑灭的。”诗中写的虽然是东方的故事